



時尚風潮

一種審美境界的體會

● 呂昇陽*

曾師昭旭在《充實與虛靈：中國美學初探》¹一書的「藝術評鑑」章中提到唐·張懷瓘〈畫品〉所云的神妙能三品的「神品」時說道：

要達到即道即器，言意渾然一體的自然之時，才是神品。這時縱有精妙安排，也已渾化無跡，因此非徒疏淡而已，而是淡中滋味正自深長雋永的沖澹。(頁157)

吾師所言的沖澹，雖說在此是對神格的體悟與指點，但卻也使我想起了文人畫的最高品格—逸格。

繼張懷瓘之後，宋初的黃休復在《益州名畫錄》中於神妙能之上又推置一「拙規矩於方圓，鄙精研於彩繪，筆簡形具，得之自然」的逸格。然而逸格的審美品格到底是什麼？神格不是就已經達到「即自然即流露，即流露即自然」的高度了嗎？兩者差別的幾希處，我想昭旭師所捻出的「沖澹」二字應是吾人可以參悟的方向。

另外，昭旭師在《充實與虛靈》一書的「境界論」中認為：

所謂境界，就是指美或道的呈現，而且是在生命之流的某一幾上呈現。……而在這生命之流的某一幾乍然迸現的美的內涵(即境界、道的內涵)就是生命的整全，此生命之整全即《老子》的「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」，也就是《莊子》的「以為有物矣，而未始有封」。這混成的整全狀態，即老庄所謂混沌、虛無、恍惚、窈冥、寂寞、恬淡、無為、自然。(頁169-172)

* 呂昇陽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。

¹ 曾昭旭：《充實與虛靈：中國美學初探》(臺北：漢光文化，1993年)。



當我讀到昭旭師的這段文字時，心中無限感激，因為在年初時我曾有過一段審美的體驗，一次「美的實存」。當時雖感覺美好，卻也懵懵懂懂揪不出一個境界。但是在看了老師此處的論述之後，卻當下了然，如撥雲見日，境界因此得以凸顯。

賞水鳥、拍水鳥最佳的時間是旭日初起的一段韶光，因為日頭大了以後，水面光線的反差太大，反而無法拍出鳥兒的細部神色。所以我通常會摸黑出發然後在微曦時抵達濕地(通常是廢棄多年的鹽田或淺坪魚塢)。初春的某日，我在破曉前的夜色中駛離城市，進入台 17 線的濱海公路，而迎我的卻是平生未見的濃霧。當我離開公路輾轉曲折的進入一段僻遠的荒徑而來到一片濕地前時，霧更濃鬱了，除了身旁的小灌叢之外，什麼也看不到，世界是一片的灰茫茫，可是我卻隱約感覺到這霧封的溼地裡潛藏著生命的躍動，雖然此時天地也還是一片闐寂。

回憶這段歷程，我不禁想起了莊子的「心齋」，其文曰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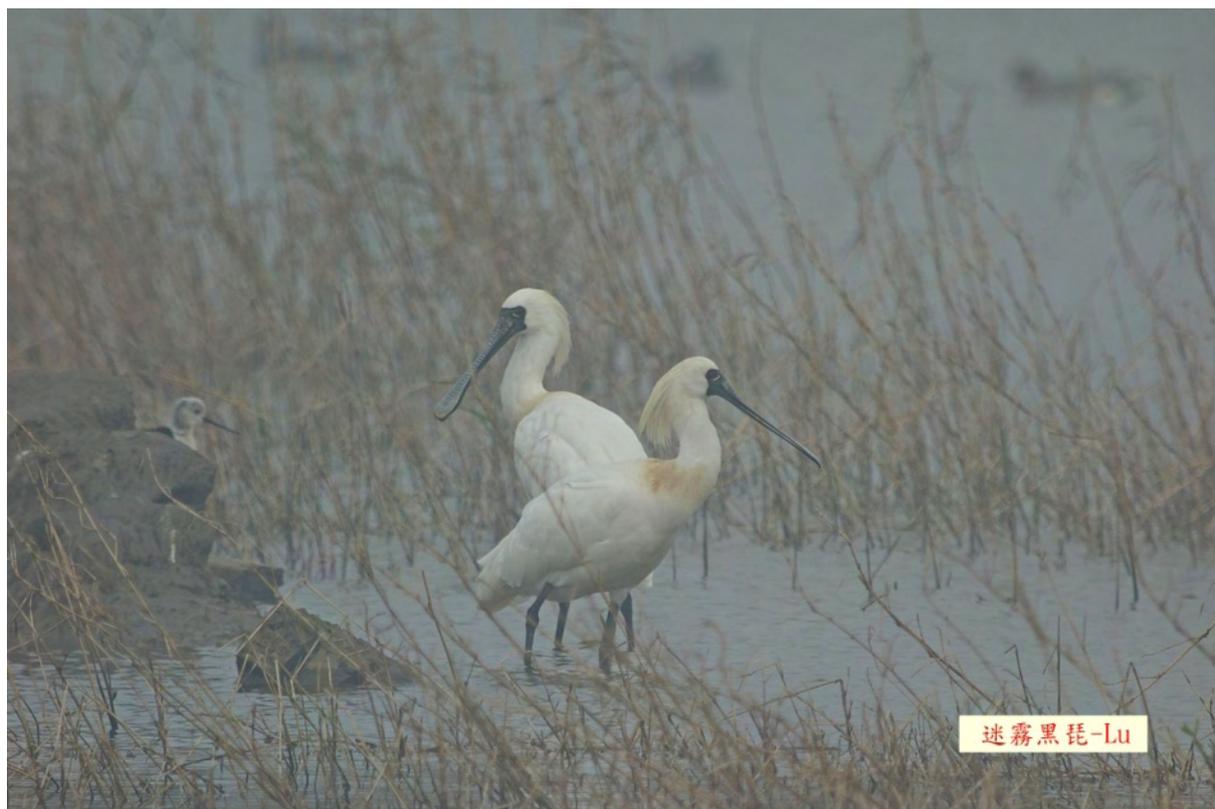
一若志，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，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。聽止於耳，心止於符。氣也者，虛而待物者也。

其實我一直也未能完全把握莊子心齋的真諦，因為一直未能好好理解何謂「聽之以氣」



，直到看到昭旭師在「虛室生白的美學意境」篇中的指點，才得以豁然明白。師曰：
聽之以氣，就是生命的流行，全無自我的主張與造作，而全只是與大化感應(虛
以待物)。(頁 106)

原來我可以在無所見的一片闐寂中感知到野地裡生命的躍動，乃因在生命的流行中，
塵心的一時虛靜清明，故能與大化感應，因而可以覺知此濃霧之下的氣韻生動。



不久之後，迷霧背後的初升旭日，引動了陰陽的交感，氤氳流行。於是濃霧漸漸散開，這時我才轉瞬發現原來荒野裡的這池遼闊的廢養的淺坪魚塢，已然棲息了為數眾多的各種水鳥。而當陽光透入了這一片水域，眾鳥便都唧唧、呦呦的鳴唱了起來，有些群聚站立、搔首理毛；有些則邁開步伐在水域裡殷勤地覓食；有些則振翅倏然而逝，間亦有從天外翻然而下者。這一方遺世而獨立的世界，在夜色與白天的遞變之間，迷濛轉清明，闐寂成交響；由「有物混成」的渾沌到「以為有物矣」的覺知，然後昭然若揭，生機盎然。而我靜觀此景，亦似乎領悟到一種難以言說的境界。

